



## 汉泰多音节并列式词语的结构形式对比研究

#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FORM AND STRUCTURE OF CHINESE AND THAI MULTI – SYLLABLE COORDINATE COMPOUNDS

陈卿卿

MARISA SACHENG

清迈大学、人文学院

Faculty of Humanities, Chiangmai University, 50200, Thailand

E-mail: marisa.sa@cmu.ac.th

Received: 22 April 2021 / Revised: 7 June 2021 / Accepted: 13 June 2021

### 摘要

并列式构词法在汉语和泰语中都是重要的构词手段。而汉语和泰语并列式词语的概念范畴却有所不同。从构成成分之间的关联类型来看，汉语和泰语并列式词语均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相同、相近、相关或相反的语素并列组合成词，都有同义并列、类义并列和反义并列三种关系类型。除此之外，泰语并列式词语的概念范畴中还包括“语音关联并列式词语”，即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在语音上具有声韵和谐关系的音节并列组合成词。其并列式词语的两个成分在语义上没有关联，而主要在语音上具有声韵和谐的关系。

本文对《汉语考试词典》和《泰语国家语料库词频表》中多音节并列式词语进行统计并考察发现，汉语和泰语均是四音节为主，而泰语中还发现了三音节和五音节（单数音节）的并列式词语。汉语四音节并列式词语主要包括“复叠并列型（CACB/ACBC）”“交叉并列型（A<sub>1</sub>A<sub>2</sub>B<sub>1</sub>B<sub>2</sub>）”和“双词并列型（[A<sub>1</sub>B<sub>1</sub>][A<sub>2</sub>B<sub>2</sub>]）”三种结构类型，其中“交叉并列式”比重最高；泰语四音节并列式词语主要包括“复叠并列型（CACB）”“语音关联复叠并列型（CACB）”“双词并列型（[A][B]）”“语音语义关联双词并列型（[A<sub>1</sub>B<sub>1</sub>][A<sub>2</sub>B<sub>2</sub>]）”“双词复叠并列型（[CA][CB]）”和“纯语音关联并列型（ABCD）”共六种结构类型，其中“语音关联复叠并列型”比重最高。由此可见，泰语并列式词语较侧重声韵和谐，而汉民族“均衡对称”的审美意趣在构造四音节并列式词语时起到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汉语和泰语 并列式词语 结构类型 对比分析



## ABSTRACT

Coordinate word formation is an important word formation method in both Chinese and Thai. However, the conceptual categories of coordinate compounds in Chinese and Thai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ypes of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 constituent components, Chinese and Thai coordinate words are composed of two or more morphemes with the same, similar, related or opposite meanings. And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coordinate compounds, including consonance, divergence and classification. In addition, the conceptual category of Thai coordinated words also includes "phonetic related coordinated compounds", that is, a word composed of two or more syllables that have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phonetics and rhyme. The two components of the coordinate words are not semantically related, and the two components mainly have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in phonetics.

In this paper, we count and investigate the multi-syllable coordinate compounds in the "Chinese Test Dictionary" and "Thai National Corpus Word Frequency Table". It is found that both Chinese and Thai have mainly four syllables, and in Thai were also found singular three-syllable and five-syllable coordinate words. Chinese four-syllable coordinate compounds mainly include three structural types: "Cascade Coordinates (CACB/ACBC)", "Cross Coordinates ( $A_1A_2B_1B_2$ )" and "Two-word Coordinates ( $[A_1B_1][A_2B_2]$ )", of which "Cross Coordinates" has the highest proportion. Thai four-syllable coordinate compounds mainly include six structural types: "Cascade Coordinates (CACB)", "Phonetic Related Cascade Coordinates (CACB)", "Two-word Coordinates ( $[A][B]$ )", and "Phonetic Semantically Related Two-word Coordinates ( $[A_1B_1][A_2B_2]$ )", "Two-word Cascade Coordinates ( $[CA][CB]$ )" and "Purely Phonetic Related Coordinates (ABCD)", among which the "Phonetic Related Cascade Coordinates" has the highest proportion.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number of syllables and structure types that Thai coordinate compounds are more focused on phonological harmony, while the aesthetic interest of "balanced symmetry" of the Chinese plays a certain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four-syllable coordinate compounds.

**Keywords:** Chinese and Thai, multi-syllable, parallel words, structure types, comparative analysis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张博(1999)指出“春秋时期并列式造词法是两种最能产的语法造词法之一,但地位略低于偏正式;到战国时代,并列式双音词的增长速度比偏正式明显加快;至东汉,并列式在语法造词法中占有绝对优势,没有任何一种造词法堪与匹敌。”周荐(1995)通过统计得出,汉语中并列式在全部复合词中占有 25.7%的份额。仅次于偏正式,且所占的份额高于其他结构类型的总和。在泰语词汇系统中,从词的结构类型来看,包括单纯词(คำมูล)、复合式词语(คำประสม)并列式词语(คำซ้อน)、重叠式词语(คำซ้ำ)、附加式词语以及萨玛式(คำสมาส)、顺替式词语(คำสนธิ)等。值得注意的是,相对汉语来说,并列式词语在泰语词汇系统中单独成类,具有与单纯词、附加式词语、重叠式词语及其他复合词相同的词法地位,说明并列式在泰语里也是一种较为重要的构词法。

汉语对并列式构词的研究多以并列式双音词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而像“不卑不亢、开天辟地、大包大揽、笔墨纸砚”等并列式固定词组则较少涉及。刘叔新(1990: 17)提出固定组合体是“词的等价物:在作为语言建筑材料来构造句子的作用上相当于词。”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多音节的并列式词语,以突破以往的研究局限。

吕叔湘(1977)指出“一种事物的特点,要跟别的事物比较才显出来。”有了对比才能鉴别,语言也是如此。鉴于此,本文将基于前人的研究,通过统计《汉语水平考试词典》和《泰国国家语料库<sup>1</sup>词频表》中并列式词语的数量,进一步细致且系统地对比分析汉语和泰语中的多音节并列式词语的结构类型,以期词汇对比研究、词汇类型学研究、汉泰词汇教学等提供参考。

### 二、研究目的、范围、材料、方法

#### (一) 研究目的

语言有了对比,才能鉴别其异同,才能发现其特征。多音节并列式词语(并列式固定词组)是汉语学界较少关注的,本文将揭示汉泰多音节并列式词语结构形式的共性特征和主要差异,以填补以往并列式词语研究中存在的空缺。

#### (二) 研究范围(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多音节并列式词语,我们首先要界定汉语和泰语中的并列式复合词,再选定本文的研究范围。

<sup>1</sup> Thai National Corpus



汉语学界对并列式复合词的定义大致相同。汉语并列式复合词是指由两个意义相同（相近）、相关（相类）或相反（相对）的单音语素并列组成的复合词。（丁喜霞，2006：5；黄伯荣、廖序东：2011 等）“它们在结构关系上是平等的，不分主次的。但从语义上看，前后两个构词语素的语义值并不是等价的。”（张国宪：1992）“两个语素有相同的语义范畴，处于同一认知域当中。……它们才具有了结为一体构成并列式复合词的可能性”（刘迎迎，2014）。

早期泰国学者对并列式词语的界定主要是：由发音不同但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语素所构成的。（Phraya Anumarnratchathon, 1956 : 217; Navamark转引自Settawat: 1973）

后来的学者Dhanvarjor (1991)、Buachu (1992)、Chanawong (1995) 等提出，并列式词语指除了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相同、相近的语素构成之外，还包括语义相关或相反的单词或自由语素所构成的并列式词语，其词义虽跟构成成分的意义相差不大，但在语用上还是有区别。

Panthumaytha (1971:62) 把并列式词语定义为：“是由语义或语音上有关联的两个单音词并连构成词的词语，并且构成新义。”该文把并列式词语分为语义关联的并列式词语和语音关联的并列式词语两种。语义关联并列式词语主要以语素的意义为构词的主要根据；而语音关联并列式词语是以语素之间的“双声”或“叠韵”关系为基础构成。这位学者对泰语并列式词语的分类得到泰语学界的普遍认同，如Mahatthanasin (1973)、Aunchaleenukul (2003 : 33)、Changkwanyn (2010) 等。本文主要参考Panthumaytha (1971:62) 对泰语并列式词语的界定，将泰语并列式词语定义为：并列式词语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相同、相近、相关或相反的语素组合而成，或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谐音的音节组合构成的词语。所以，泰语并列式词语可分为语义关联并列式词语和语音关联并列式词语两种。

周荐（2016：84）提出并列式多由双语素构成，但也有三音节所构成的并列式词语，如“白富美、高大上、马大哈、文史哲”，以及四音节的，如“笔墨纸砚、唱念做打”等。刘叔新（1990：17-19）认为这些固定词组同样可以作为句子中独立的最小单位，充当词的作用，也是学者们较少关注的。从研究学界来看，双音节并列式词语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因此，本文将以汉语和泰语中并列关系的多音节凝固性词组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需要说明的是，泰语中的语音关联并列式词语，其构成成分是因声韵上和谐而被泰国学者归入“并列式词语”范畴的，其与汉语中“并列式词语”的概念有出入。然而，我们不能将语音关联并列式词语排除，因为它是泰语“并列式词语”概念范畴的一部分。（例如：จำเ [team<sup>33</sup>.tee<sup>33</sup>] 单调、ปนเป [pon<sup>33</sup>.pe<sup>33</sup>] 混杂、ยากเย็น [ja:k<sup>41</sup>.jen<sup>33</sup>] 艰难等。）

### （三）研究材料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汉语和泰语中的多音节并列式词语，汉语和泰语的语料分别提取自《汉语水平考试词典》和《泰国国家语料库词频表》。



## 1. 汉语并列式词语研究材料

汉语并列式词语的研究材料是从《汉语水平考试词典》（以下简称为《考试词典》）提取的。本文从这部词典选取研究材料的原因有两个：1）这部词典明确标注词语的结构类型，某词是“偏正式”还是“联合式（并列式）”等一目了然，易于统计“并列式词语”的数量；2）本文通过对比汉语和泰语的并列式词语，以期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提供参考。《考试词典》是严格“以‘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汉语水平考试部’编写的《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所列举的甲、乙、丙、丁四级8821个常用词为唯一依据”（邵敬敏，2000），而《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又是根据词语频率，收取了频率高的常用词，这些常用词是汉语第二语言词汇教学的重点。

笔者从《考试词典》中统计出标注“[联合]”的词语，我们首先剔除其中外来词，如：“政治日、折腾满”等，再剔除叹词，即：“哎呀”和“哎哟”，因为叹词是由拟声来的，并不是由语素组合而来。我们还剔除了“利害”，因为该词是“厉害”的同音假借词。最后，通过分析语素义关系来剔除非并列式词语，如：“厂商”，《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以下简称为《现汉》）对它的释义是“经营工厂的人；厂家”，其中“厂”修饰“商”，是偏正式复合词，这类被误判为并列式的双音词本文一律予以排除。最后我们统计出符合汉语并列式词语定义的多音节词语，并进一步对其结构类型进行研究。<sup>2</sup>

## 2. 泰语并列式词语研究材料

泰语并列式词语的研究材料是从《泰国国家语料库词频表》筛选出的。我们据此选择研究材料的原因主要是：1）“泰国国家语料库（Thai National Corpus）”是泰国目前最大且较规范的语料库，其收词量约3300万<sup>3</sup>，框架以“British National Corpus（BYU-BNC）”为模板，是由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语言学系、泰语系、文学系、工程系以及泰国各大出版社共同合作而成的。搜集的文体体裁多样，渠道多元；2）《泰语词频表》是根据“泰国国家语料库”中词语使用频率由高到低的排序，我们选取常用词作为我们的研究材料。为与《考试词典》匹配，我们将截取排序在前的8821个词作为泰语部分并列式词语的选词范围。截取8821个词之前，我们首先将以下这些情况的“词/音节”剔除，即：

- 1) 泰语数字、字母或符号，如：“๑(1)” “๒๕๕๐(2550)” “ก (泰语字母中排序第一个的，音为‘g’)” “ๆ(泰语书写中用来表示重叠的符号)”；
- 2) 不成词或无意义的音节，如：“มาร์” “เซอร์” “ที” “ยุทธ”等。即使该音节或语素有意义，它也只是某词的构成成分，如：“ยุทธ”，其虽具有“战争、战役的”意思，但不能独立成词。
- 3) 专有名词，包括人名和地名，如“อังกฤษ (英国)” “สุโขทัย (素可泰，泰国的一个府)” “พงษ์ (Pong, 人名)”
- 4) 错别字，如“ ‘เป็น’ 是 ‘เป็น (是)’ 的错别字，而 ‘เป็น’ 一词的使用频率更高”；

<sup>2</sup> 我们同时统计了双音节和多音节的并列式词语，以便分析四音节在并列式词语中的占比。

<sup>3</sup> <http://www.arts.chula.ac.th/ling/tnc/searchtnc/>





5) 有些音译词, 如“มิสเตอร์ ‘Mr.’ (先生)”“เลิฟ ‘Love’ (爱)”“เมสเสจ ‘Message’ (信息)”等, 其只是人们临时使用的音译词, 没有固化为泰语词汇系统中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也将它们剔除。

剔除了以上的词或音节, 我们截取《泰国国家语料库词频表》中前8821个词, 并从中选出本文的泰语多音节并列式词语的研究材料。若无特殊说明, 下文所提及的“《泰语词频表》”意指本文所截出的8821个词。

## (四) 研究方法

### 1.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本文首先从《考试词典》与《泰语词频表》中穷尽性统计出多音节并列式词语, 通过统计多音节并列式词语占总词数的比例, 作出定量的分析, 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定性分析, 归纳汉语和泰语多音节并列式词语在形式上的主要异同, 进而揭示其成因。

### 2. 共时对比分析法

语言通过对比才能凸显出其特征(吕叔湘, 1977)。本文是不同语言之间的共时对比研究, 将从共时层面对比现代汉语和泰语中的多音节并列式词语。此外, 由于在分析多音节并列式词语过程中, 会涉及到古代汉语和泰语, 如我们在判断其语素的语义关系时, 因此, 本文在共时的对比下, 也会追溯构词语素的来源语义和词性。

## 三、研究综述

汉语学界对并列式双音词关注较多, 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既有对并列式双音词的本体研究, 如对其构词语素顺序(陈爱文、于平, 1979; 张博, 1996; 赵小刚, 2012 等)、构词语素的语义关系(丁喜霞, 2006; 陈宏, 2008; 张谦, 2006 等)、词义与语素义的关系(符淮青, 1981; 刘国泰, 1985; 肖晓晖, 2003 等)等方面进行研究, 也有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并列式双音词的词汇教学(檀晶晶, 2008; 段洁琼, 2011)、词义识解(赵凤娇, 2017)等方面的研究, 还有少量研究对比了汉语和其他语言的并列式词语(戴庆厦, 2015; 葛怡爽, 2017), 但并没有与泰语并列式词语进行全面且深入的对比研究, 刘瑞英(2016)对汉泰构词法进行了对比研究, 其中包含了并列式双音词构词的对比, 但该文是以概述方式进行对比的, 并未全面挖掘其深层异同, 也没有对封闭语料进行穷尽性统计分析。而在多音节的并列式词语研究上较为薄弱, 尤其是多音节并列式词语的结构类型。在泰语词汇研究的文献中, 对并列式词语的研究相对较少, 一般以辞书或专书为研究范围, 对其中的并列式词语进行分析、归类, 大多以词类、词义以及构词语素来源为研究内容(Settawat, 1973; Buachu, 1992; Dhanvarjor, 1991 等), 并未涉及与汉语并列式词语的对比研究。



## 四、总结内容

### (一) 汉泰多音节并列式词语的结构类型及其数量分布

汉语研究材料中只发现四音节并列式词语，而泰语中则有三音节、四音节和五音节的并列式词语。我们首先对汉语和泰语中的四音节并列式词语的结构形式进行分析，再分析泰语中的三音节、五音节并列式词语。

#### 1. 汉语四音节并列式词语的结构类型及其数量分布

##### (1) 汉语四音节并列式词语的结构类型

《考试词典》中共有 2308 个并列式词语，其中四音节的仅有 60 个词，占比为 2.6%。汉语四音节并列式词语至少有两个成分构成并列关系，本文将它们分为以下几种结构类型：

1) 第一类是“复叠并列型”。可分为“CACB”和“ACBC”两类。“CACB”型是指第一个与第三个构词语素重复，并为同素（C），第二个语素（A）与第四个语素（B）在语义上构成并列关系，如：不知不觉、无情无义、自言自语等。“ACBC”型是指第二个与第四个构词语素重复，并为同素（C），第一个语素（A）与第三个语素（B）为并列关系，如：似笑非笑、讨价还价。

2) 第二类是“交叉并列型（ $A_1A_2B_1B_2$ ）”。此类并列式词语的第一个语素（ $A_1$ ）与第三个语素（ $B_1$ ）构成并列关系，第二个语素（ $A_2$ ）与第四个语素（ $B_2$ ）构成并列关系，如思前想后、大同小异、精打细算等。

3) 第三类是“双词并列型（ $[A_1B_1][A_2B_2]$ ）”。即由两个双音词并列构成四音节并列式固定词组。一般情况下，首词首素（ $A_1$ ）与尾词首素（ $A_2$ ）会构成并列关系，或首词尾素（ $B_1$ ）与尾词尾素（ $B_2$ ）构成并列关系；或是整体首词（ $[A_1B_1]$ ）与尾词（ $[A_2B_2]$ ）构成并列关系，如：“大公无私、独立自主、发扬光大”等。

此外，汉语中还有周荐（2016：84）所说的一种并列式词语的结构类型，即：

4) “单词并列型（ABCD）”。如“笔墨纸砚、柴米油盐”等并列式固定词组，参构的四个语素都有着同一个上位概念，“笔、墨、纸、砚”是书写书法的工具；“柴、米、油、盐”都是家里日常生活中需要的东西。因此，它们是并列式词语。

##### (2) 汉语不同结构类型的四音节并列式词语的数量分布

本文从《考试词典》中共统计出 60 个并列式固定词组，表 1 表示不同结构类型并列式词语的词例与数量分布。汉语四音节并列式词语中，“交叉并列型（ $A_1A_2B_1B_2$ ）”（如：思前想后）的比重最高，占比高达 55%；其次是“复叠并列型（CACB/ACBC）”（如：不知不觉/似笑非笑），



占四音节并列式词语的 35%。“双词并列型 ([A<sub>1</sub>B<sub>1</sub>][A<sub>2</sub>B<sub>2</sub>])” (如: 发扬光大) 的并列式词语占比较少, 仅占 10%。《考试词典》中未发现“单词并列型 (ABCD)”这类固定词组, 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们的“语义透明度”较高, 词义一般是语素义的加合。(见表 1)

表 1 汉语四音节不同结构类型并列式词语的词例与数量分布

构成成分 关联类型	并列 结构形式	词例	词数	比重
1) 复叠并列型	CACB	不知不觉 诚心诚意 大包大揽 全心全意 探头探脑 无情无义 自言自语 半真半假 可歌可泣 合情合理 十全十美 有声有色	19	31.67%
	ACBC	似笑非笑 讨价还价	2	3.33%
2) 交叉并列型	A <sub>1</sub> A <sub>2</sub> B <sub>1</sub> B <sub>2</sub>	思前想后 大同小异 东奔西走 天长地久 有口无心 能歌善舞 七嘴八舌 千方百计 粗心大意 四面八方 自始至终 指手画脚	33	55%
3) 双词并列型	[A <sub>1</sub> B <sub>1</sub> ][A <sub>2</sub> B <sub>2</sub> ]	发扬光大 归根到底 大公无私 争先恐后 投机倒把 独立自主	6	10%
合计			60	100%

## (二) 泰语多音节并列式词语的结构类型及其数量分布

通过统计《泰语词频表》显示, 其中多音节并列式词语共有 67 个, 其中包括三音节、四音节和五音节并列式词语。占泰语并列式词语总数的 8.95%。其中四音节占比最高, 为 6.81%, 三音节占比为 1.87%, 五音节仅占 0.27%。因此, 我们首先对四音节并列式词语的形式与分布进行分析, 再分析三音节和五音节并列式词语。

### 1. 泰语四音节并列式词语的结构类型

我们根据泰语四音节并列式词语构成成分的语音关联和语义关联, 以及音节与语素的对应性, 将它们分为以下几种结构类型:

#### (1) 语音关联型

四音节并列式词语在语音上的关联, 主要表现在第二个音节与第三个音节叠韵, 指它们的元音和/或韵尾相同。四音节语音关联并列式词语包括两种结构类型:

- 1) “纯语音关联并列型 (ABCD)”<sup>4</sup>。此结构类型并列式词语可分为两种形式, 包括:

<sup>4</sup> 斜体字母指该并列式词语的构成成分的音节之间在语音上有关联, 而在语义上没有关联; 字母下面划线指两个音节具有声韵上的和谐。





① 并列式词语的构成成分没有实际意义，结合在一起后形成完整词义，并且四音节的第二和第三音节在声韵上和谐，即它们的元音或元音和韵尾相同。例如：

“/kra<sup>21</sup> .tu:<sup>33</sup> .ru:<sup>33</sup> .ron<sup>45</sup>/ กระตือรือร้น” (热情)

“/sap<sup>21</sup> p<sup>h</sup>e:<sup>33</sup> he:<sup>14</sup> ra<sup>45</sup>/ สัพเพเหระ” (琐碎、不重要的事)

② 并列式词语的构成成分是语素，且具有语素意义，但语素之间没有并列关系，主要以音韵和谐为构词条件，音韵上的和谐具体表现在第二和第三音节的元音或元音和韵尾相同。例如：

“/t<sup>h</sup>am<sup>33</sup> .ma:<sup>33</sup> .ha:<sup>14</sup> .kin<sup>33</sup>/ ทำมาหากิน” (谋生)

“/p<sup>h</sup>it<sup>21</sup> .p<sup>h</sup>oŋ<sup>41</sup> .mɔ:<sup>14</sup> .tɛaŋ<sup>33</sup>/ ผิดพร้อมองใจ” (失和、闹别扭)

2) “语音关联复叠并列型 (CACB)”，即第一和第三音节重复。可将语音关联复叠并列型分为两种形式，包括：

① 并列式词语的构成成分没有实际意义，不成语素，四音节中第一和第三音节重复。例如：

“/la<sup>45</sup> .lam<sup>41</sup> .la<sup>45</sup> .lak<sup>45</sup>/ ละล่ำละลัก” (含糊不清)

“/su<sup>21</sup> ruŋ<sup>41</sup> su<sup>21</sup> ra:<sup>41</sup>/ สุรุษสุร่าย” (挥霍)

② 并列式词语的构成成分有一部分具有意义，并且大多表词义，另一部分只起声韵和谐或强调词义的作用，该部分没有意义。词语的两部分在语义上也没有关联（相同、相近、相关或相反），且四音节中的第一和第三音节重复（同素）。例如：

“/sa<sup>21</sup> .nuk<sup>21</sup> .sa<sup>21</sup> .na:<sup>14</sup>/ สนุกสนาน (欢乐；有趣)” 意指 “/sa<sup>21</sup> .nuk<sup>21</sup>/ สนุก (有趣)”

“/kam<sup>33</sup> .tɛ<sup>h</sup>ap<sup>45</sup> .kam<sup>33</sup> .tɛ<sup>h</sup>a:<sup>33</sup>/ กำชับกำชา (叮嘱)” 意指 “/kam<sup>33</sup> .tɛ<sup>h</sup>ap<sup>45</sup>/ กำชับ (叮嘱)”

## (2) 语音语义关联型

四音节语音语义关联并列式词语的构成成分，既有语音上的和谐，也有语义上的关联。语音的和谐主要表现在，词语构成成分的第二和第三音节的元音和韵尾相同（有些音节没有韵尾，所以只有元音和谐）。语音语义关联并列式词语包括 3 种结构类型：

3) “语音语义关联交叉并列型 (A<sub>1</sub>A<sub>2</sub>B<sub>1</sub>B<sub>2</sub>)”。即第一和第三音节（语素）构成并列关系，第二和第四音节（语素）也构成并列式关系，且第二和第三音节具有声韵上的和谐。例如：

“/pi:<sup>21</sup> .kla:<sup>41</sup> .k<sup>h</sup>a:<sup>14</sup> .k<sup>h</sup>ɛŋ<sup>14</sup>/ ปีกกล้าขาแข็ง” (翅膀硬，比喻生活能自立了)

翅 硬 腿 硬

“/lu:<sup>33</sup> .ta:<sup>33</sup> .ʔa:<sup>41</sup> .pa:<sup>21</sup>/ ลิ้มตาอัปาก” (扬眉吐气)

睁 眼 张 嘴

4) “语音语义关联插入式并列型 (ACBD/ACDB)”。指一个双音词中插入两个语素构成四音节语音语义关联的并列式词语。此结构类型至少有一对并列关系的语素，且第二和第三音节在声韵上和谐。可分为：

① 非并列式结构的双音词中插入两个具有并列关系的语素，例如：

“/lop<sup>21</sup> .li:<sup>45</sup> .ni:<sup>14</sup> .na:<sup>41</sup>/ หลบลิ้นหนีน้ำ” (逃之夭夭)



躲 逃 逃 面

“/k<sup>h</sup>un<sup>21</sup> k<sup>h</sup>on<sup>41</sup> mɔːŋ<sup>14</sup> tɛaj<sup>33</sup>/ ซุ่นซ้องหมองใจ” (愤懑、气愤)

混浊 卡住 暗沉 心

动宾结构的 “/lop<sup>2</sup> .naː<sup>41</sup>/หลบหน้า (躲避+脸面=避而不见)” 和 “/k<sup>h</sup>on<sup>41</sup> tɛaj<sup>33</sup>/ซ้องใจ (卡住+心=怀疑、不满)” 中插入两个语素构成四音节并列式词语，且第二和第三音节在声韵上和谐。

② 并列式结构的双音词中插入两个语素，构成四音节语音语义关联的并列式词语，例如：

“/tɛp<sup>21</sup> k<sup>h</sup>aj<sup>41</sup> daːj<sup>41</sup> puaj<sup>21</sup>/เจ็บไข้ได้ป่วย” (生病)

疼痛 发烧 得 疾病

“/tɛaːw<sup>41</sup> k<sup>h</sup>un<sup>14</sup> muːn<sup>33</sup> naːj<sup>33</sup>/เจ้าขุนมูลนาย” (主人、上司、领导)

王 首领 根源 主人

它们的第一和第四音节（语素）是并列式词语，第二和/或第三音节（语素）是插入的成分，有时跟词义无关，仅起到词语声韵和谐的作用。

5) “语音语义关联双词并列型 ([A<sub>1</sub>B<sub>1</sub>][A<sub>2</sub>B<sub>2</sub>])” 前边两个音节（或语素）与后边两个音节（或语素）形成并列关系，并且第二个和第三个音节具有声韵上的和谐。例如：

“/tɛon<sup>33</sup> .rak<sup>45</sup> .p<sup>h</sup>ak<sup>45</sup> .diː<sup>33</sup>/จงรักภักดี” (忠心、忠心耿耿)

忠心 效忠

“/plɔj<sup>21</sup> .pla<sup>21</sup> .la<sup>45</sup> .lɔːj<sup>33</sup>/ปล่อยปละละเลย” (放任自流)

放任 忽视

### (3) 语义关联型

语义关联并列型包括 4 种结构类型：

6) “语义关联复叠并列型（或称复叠并列型）” 可分为 “CACB” 和 “ACBC” 两类。

“CACB” 式是指并列式词语的第一个和第三个语素重复，为同素（同词），第二个和第四个语素的语义关系或相同、相近，或相关、相类，或是相反、相对。例如：

“/ʔaw<sup>33</sup> .ʔok<sup>21</sup> .ʔaw<sup>33</sup> .tɛaj<sup>33</sup>/เอาอกเอาใจ” (讨好、取悦)

取 胸 取 心

“/luːk<sup>41</sup> .p<sup>h</sup>iː<sup>41</sup> .luːk<sup>41</sup> .nɔːŋ<sup>45</sup>/ลูกพี่ลูกน้อง” (堂或表兄弟，堂或表姐妹)

孩子 兄/姐 孩子 弟/妹

其中 “/ʔok<sup>21</sup>/อก (胸，意指心)” 和 “/tɛaj<sup>33</sup>/ใจ (心)” “/p<sup>h</sup>iː<sup>41</sup>/พี่ (哥哥/姐姐)” 和 “/nɔːŋ<sup>45</sup>/น้อง (弟弟/妹妹)” 构成并列关系。“ACBC” 式是指并列式词语的第二个和第四个语素重复，为同素（同词），第一个和第三个语素构成并列关系，例如：

“/hua<sup>14</sup> piː<sup>33</sup> t<sup>h</sup>aːj<sup>45</sup> piː<sup>33</sup>/หัวปีท้ายปี” (年头年尾)

头 年 尾 年

“/ʔot<sup>21</sup> muː<sup>45</sup> kin<sup>33</sup> muː<sup>45</sup>/อดมื้อกินมื้อ” (吃上顿没下顿；吃顿饿顿)



饿 餐 吃 餐

7) “语义关联双词并列型 ([A][B])<sup>5</sup>”，或称双词并列型，即两个双音节语素并列构成四音节并列式词语。而参构语素多以外来词为主。例如：

“/ka:<sup>33</sup>.la<sup>45</sup>.tɕe:<sup>33</sup>.sa<sup>21</sup>/ กาลเทศะ ” (时间和地点, 时宜, 场合)

时间 地点

“/sa<sup>21</sup>.ti<sup>21</sup>.pan<sup>33</sup>.ja:<sup>33</sup>/ สติปัญญา ” (智慧)

理智 智力

8) “语义关联双词复叠并列型 ([CA][CB])”，或称双词复叠并列型。两个双音节语素所构成的四音节并列式词语，其第一个和第三个音节的发音重复。例如：

“/tɕhɪ:<sup>33</sup>.wit<sup>45</sup>.tɕhɪ:<sup>33</sup>.wa:<sup>33</sup>/ ชีวิตชีวา ” (活力)

生命 生命

“/tɕhɪ:<sup>21</sup>.liaw<sup>14</sup>.tɕhɪ:<sup>21</sup>.la:<sup>21</sup>/ เฉลียวฉลาด ” (聪明的)

机智 聪明

9) “语义关联交叉并列型 (A<sub>1</sub>A<sub>2</sub>B<sub>1</sub>B<sub>2</sub>)”，或称交叉并列型，即第一个与第三个语素构成并列关系，以及第二个和第四个语素构成并列关系。例如：

“/na:<sup>41</sup>.tɕhu:<sup>41</sup>.ʔok<sup>21</sup>.trom<sup>33</sup>/ หน้าขึ้นอกตรม ” (故意装作开心快乐)

面 乐 胸 哀

“/nak<sup>21</sup>.nit<sup>45</sup>.baw<sup>33</sup>.noj<sup>21</sup>/ มืดฟ้ามัวดิน ” (天昏地暗)

暗 天 模糊 地

10) “单词并列型 (ABCD)”。并列式固定词组构成成分四个语素共有同一个上位概念，例如：“/pu:<sup>21</sup>.ja:<sup>41</sup>.ta:<sup>33</sup>.ja:<sup>33</sup>/ ปู่ย่าตายาย ”

爷爷 奶奶 外公 外婆

“/kun<sup>41</sup>.hoj<sup>14</sup>.pu:<sup>33</sup>.pla:<sup>33</sup>/ กุ้งหอยปูปลา ”

虾 贝 蟹 鱼

## 2. 泰语不同结构类型的四音节并列式词语的数量分布

泰语四音节并列式词语的结构类型可分为 10 种结构类型。然而，本文泰语研究材料中未发现“语音语义关联交叉并列型 (A<sub>1</sub>A<sub>2</sub>B<sub>1</sub>B<sub>2</sub>)”“语音语义关联插入式并列型 (ACBD/ACDB)”“语义关联复叠并列型 (ACBC)”和“单词并列型 (ABCD)”。泰语研究材料中四音节并列式词语的主要结构类型是“复叠并列型”和“双词并列型”。包括：“语音关联复叠并列型 (CACB)”“(语义关联)复叠并列型 (CACB)”“语音语义关联双词并列型

<sup>5</sup> 我们把泰语四音节并列式词语的“双词并列型”标为 “[A][B]”，主要原因是：泰语中双词并列型主要是由两个双音节的单语素词构成的并列式词语，与汉语中双词并列型略有区别，汉语中一般是由两个双音节且双语素复合词构成的并列式词语。



( $[A_1B_1][A_2B_2]$ )” “双词并列型 ( $[A][B]$ )” “双词复叠并列型 ( $[CA][CB]$ )”。还有少量“纯语音关联并列型 ( $ABCD$ )”。

表 2 泰语四音节并列式词语形式与分数量分布表

构成成分 关联类型	并列结构形式	词例	词数	比重
语音关联 并列型	1) $ABCD$	สัพเพเหระ /sap <sup>21</sup> p <sup>h</sup> e. <sup>33</sup> he. <sup>14</sup> ra <sup>45</sup> / (琐碎、不重要的事)	2	3.92%
	2) $CACB$	สุรุษสุร่าย /su <sup>21</sup> ru <sup>j</sup> 41 su <sup>21</sup> ra: <sup>j</sup> 41/ (挥霍)	27	52.94%
语音语义关联 并列型	3) $[A_1B_1][A_2B_2]$	อดอยากปากแห้ง /ʔot <sup>21</sup> ja:k <sup>21</sup> pa:k <sup>21</sup> he: <sup>η</sup> 41/ (挨饿+口干=吃不到想吃的东西)	2	3.92%
语义关联 并列型	4) $CACB$	ถูกอกถูกใจ /t <sup>h</sup> u:k <sup>21</sup> ʔok <sup>21</sup> t <sup>h</sup> u:k <sup>21</sup> tɛaj <sup>33</sup> / (对+胸+对心=满意)	6	11.76%
	5) $[A][B]$	สักขีพยาน /[sa:k <sup>21</sup> k <sup>h</sup> i: <sup>14</sup> ][p <sup>h</sup> a <sup>45</sup> ja:n <sup>33</sup> ]/ (证人+证人=证人)	7	13.73%
	6) $[CA][CB]$	ชีวิตชีวา /tɛ <sup>h</sup> i: <sup>33</sup> .wit <sup>45</sup> .tɛ <sup>h</sup> i: <sup>33</sup> .wa: <sup>33</sup> / (生命+生命=活力)	7	13.73%
合计			51	

通过统计,泰语四音节并列式词语中“语音关联复叠并列型 ( $CACB$ )”比重最高,占泰语四音节并列式词语的 52.94%。其次是“双词并列型 ( $[A][B]$ )”和“双词复叠并列型 ( $[CA][CB]$ )”,各占比为 13.73%。“复叠并列型 ( $CACB$ )”比重略低于此两类,占泰语四音节并列式词语的 11.76%。“纯语音关联并列型 ( $ABCD$ )”和“语音语义关联双词并列型 ( $[A_1B_1][A_2B_2]$ )”的比重最低,分别仅占泰语四音节并列式词语的 3.92%。(见表 2)

除了四音节并列式词语之外,泰语里还有三音节、五音节并列式词语。通过观察泰语并列式词语可以发现,虽是单数音节的并列式词语,但它们的语素都是成双的,而且数量较少,下面我们分别对三音节、五音节并列式词语进行分析,归纳其形式与数量分布。



### 3. 泰语三音节并列式词语的结构类型

《泰语词频表》中三音节并列式词语共有 14 个词，占并列式词语的 1.87%。它们都是双语素构成的三音节并列式词语，包括首素为单音节语素与尾素为双音节语素所构成的并列式词语，共计 8 个词，以及首素为双音节语素与尾素为单音节语素所构成的并列式词语，共计 6 个词。

1) 单音节语素+双音节语素 (1+2)，例如：

/ka:n<sup>33</sup> + .we:<sup>33</sup>.la:<sup>33</sup>/ กาลเวลา (时间)

时间 时间

/wa:t<sup>21</sup> + .ra:<sup>45</sup>.we:n<sup>33</sup>/ หวาดระแวง (恐慌)

恐惧 惊慌

2) 双音节语素+单音节语素 (2+1)，例如：

/kit<sup>21</sup>.tea<sup>21</sup> + .ka:n<sup>33</sup>/ กิจการ (事务、业务)

事务 事务

/sa:<sup>21</sup>.kat<sup>21</sup> + .kan<sup>41</sup>/ สกัถกัถ (阻拦)

阻拦 拦

对泰语三音节并列式词语进行分析，发现三音节并列式词语皆是语义关联并列式词语，并且其构词语素的语义关系皆是同义关系，语素来源多是外来词，即梵语、巴利语等语言的借词，因为外来词大多是多音节语素，而泰语本源词一般是单音节的语素。

### 4. 泰语五音节并列式词语的结构类型

《泰语词频表》中五音节并列式词语共有 2 个词，占并列式词语总数的 0.27%。两个词都是双语素五音节并列式词语，并且都是首素为双音节语素与尾素为三音节语素所构成的并列式词语。如下：

/tea:<sup>33</sup>.ri:t<sup>41</sup> + .pra:<sup>21</sup>.p<sup>h</sup>e:<sup>33</sup>.ni:<sup>33</sup>/ จารีตประเพณี (风俗习惯)

礼仪 风俗

/pra:<sup>21</sup>.p<sup>h</sup>ruut<sup>45</sup> + .pa:<sup>21</sup>.ti:<sup>21</sup>.bat<sup>21</sup>/ ประพฤติปฏิบัติ (行为)

行为 实行

## (三) 汉泰多音节并列式词语的对比分析

### 1. 从结构类型上看汉语和泰语四音节并列式词语的异同

汉语中有的“复叠并列型 (CACB/ACBC)”“交叉并列型 (A<sub>1</sub>A<sub>2</sub>B<sub>1</sub>B<sub>2</sub>)”“双词并列型 ([A<sub>1</sub>B<sub>1</sub>][A<sub>2</sub>B<sub>2</sub>])”以及“单词并列型 (ABCD)”四种结构类型，在泰语里全都有。然而，泰





语中除了“复叠并列型 (CACB/ACBC)” , 还有“语音关联复叠并列型 (CACB)” ; 除了“(语义)交叉并列型 (A<sub>1</sub>A<sub>2</sub>B<sub>1</sub>B<sub>2</sub>)”以外, 还有“语音语义关联交叉并列型 (A<sub>1</sub>A<sub>2</sub>B<sub>1</sub>B<sub>2</sub>)” , 即构成成分内部有叠韵关系的并列式词语。

汉语的“双词并列型 ([A<sub>1</sub>B<sub>1</sub>][A<sub>2</sub>B<sub>2</sub>])”是由复合词构成的, 如“独立自主”, “独立”是偏正复合词, “自主”是主谓复合词, 而泰语的“双词并列型 ([A][B])”则是由两个单纯词构成的四音节并列式词语, 如 “/[sa:k<sup>21</sup> kʰi:<sup>14</sup>][pʰa<sup>45</sup> ja:n<sup>33</sup>]/สักชีพยาน (证人+证人=证人)”, “/sa:k<sup>21</sup> kʰi:<sup>14</sup>/สักชี”和 “/pʰa<sup>45</sup> ja:n<sup>33</sup>/พยาน”都是单纯词。且泰语的双词并列型还包括“语音语义关联双词并列型 ([A<sub>1</sub>B<sub>1</sub>][A<sub>2</sub>B<sub>2</sub>])”, 在两个双音构词语素并列的同时, 其构成成分的第二和第三音节具有叠韵。如: /plɔj<sup>21</sup>.pla<sup>21</sup>.la<sup>45</sup>.lɔj<sup>33</sup>/ปล่อยปละละเลย (丢弃+忽视)。此外, 泰语里还有“双词复叠并列型 ([CA][CB])”, 在两个双音构词语素并列的同时, 其构成成分的第一和第三音节重复。相比于汉语, “纯语音关联并列型 (ABCD)”和“语音语义关联插入式并列型 (ACBD/ACDB)”是泰语中特有的。如表 3 所示:

表 3 汉泰四音节并列式词语的结构类型

汉语四音节并列式词语关联类型	泰语四音节并列式词语关联类型
复叠并列型 (CACB/ACBC)	复叠并列型 (CACB/ACBC)
	语音关联复叠并列型 (CACB)
交叉并列型 (A <sub>1</sub> A <sub>2</sub> B <sub>1</sub> B <sub>2</sub> )	交叉并列型 (A <sub>1</sub> A <sub>2</sub> B <sub>1</sub> B <sub>2</sub> )
	语音语义关联交叉并列 (A <sub>1</sub> <u>A<sub>2</sub></u> B <sub>1</sub> B <sub>2</sub> )
双词并列型 ([A <sub>1</sub> B <sub>1</sub> ][A <sub>2</sub> B <sub>2</sub> ])	双词并列型 ([A][B])
	语音语义关联双词并列 ([A <sub>1</sub> <u>B<sub>1</sub></u> ][A <sub>2</sub> <u>B<sub>2</sub></u> ])
	双词复叠并列型 ([CA][CB])
—	纯语音关联并列型 (ABCD)
—	语音语义关联插入式并列型 (ACBD/ACDB)
单词并列型 (ABCD)	单词并列型 (ABCD)

## 2. 从数量分布上看汉语和泰语四音节并列式词语的异同

从整个词汇系统来看, 汉语中四音节并列式词语所有的结构类型, 在泰语里全都有。然而, 在我们所观察的泰语研究材料中, 却未发现“交叉并列型”的四音节并列式词语。

据统计, 《考试词典》中四音节并列式词语包括“复叠并列型 (CACB/ACBC)”“交叉并列型 (A<sub>1</sub>A<sub>2</sub>B<sub>1</sub>B<sub>2</sub>)”和“双词并列型 ([A<sub>1</sub>B<sub>1</sub>][A<sub>2</sub>B<sub>2</sub>])”三种结构类型, 而《泰语词频表》中四音节并列式词语主要是“复叠并列型”和“双词并列型”两大类, 其包括: “复叠并列型 (CACB)”“语音关联复叠并列型 (CACB)”“双词并列型 ([A][B])”“语音语义关联双



词并列型 ([A<sub>1</sub>B<sub>1</sub>][A<sub>2</sub>B<sub>2</sub>])”和“双词复叠并列型 ([CA][CB])”。此外,《泰语词频表》中还有“纯语音关联并列型 (ABCD)”,共六种结构类型。

汉语研究材料中“交叉并列型 (A<sub>1</sub>A<sub>2</sub>B<sub>1</sub>B<sub>2</sub>)”的并列式词语比重最高,占汉语四音节并列式词语的 55%,而“语音关联复叠并列型 (CACB)”在泰语研究材料中比重最高,为 52.94%。此外还有“(语义关联)复叠并列型 (CACB)”“双词复叠并列型 ([CA][CB])”,其比重依次为 11.76%、13.73%。复叠并列型是泰语四音节并列式词语中的主体,三种复叠类型相加比重高达 78.43%。而其中语音关联复叠并列型为主。(见表 4)由此可见,泰语四音节并列式词语主要以声韵和谐为构词的意义,而汉语较注重语义交叉对举表达。沈家煊(2019)认为“互文见义”的汉语四音节词语的能产性很强,是四音节词语的重要特性。

虽汉语研究材料中“复叠并列型 (CACB)”的占比也不低,为 31.67%,但还是以语义关联并列为主,如:诚心诚意、十全十美。而泰语则主要是“语音关联的复叠并列型 (CACB)”,如:“ทุรนทุราย/tʰu<sup>45</sup>.ron<sup>33</sup>.tʰu<sup>45</sup>.ra:j<sup>33</sup>/ (坐卧不安)”“ระมัดระวัง/ra<sup>45</sup>.mat<sup>45</sup>.ra<sup>45</sup>.wan<sup>33</sup>/ (小心)”。

“双词并列型 ([A<sub>1</sub>B<sub>1</sub>][A<sub>2</sub>B<sub>2</sub>])”在《考试词典》四音节并列式词语中占比最少,为 21.67%。而《泰语词频表》中的双词并列类型共占 31.38%,其包括“(语义关联)双词并列型 ([A][B])”“语音语义关联双词并列型 ([A<sub>1</sub>B<sub>1</sub>][A<sub>2</sub>B<sub>2</sub>])”和“双词复叠并列型 ([CA][CB])”,占比依次为 13.73%、3.92%、13.73%。泰语研究材料中“纯语音关联并列型 (ABCD)”占比最少,仅 3.92%。这类型也是泰语中特有的。如表 4 所示:

表 4 汉泰四音节并列式词语结构类型的数量分布

并列类型	《考试词典》 四音节并列式词语			《泰语词频表》 四音节并列式词语			
	结构类型	词数	比重	结构类型	词数	比重	
复叠	复叠并列型 (CACB/ACBC)	21	35%	语音关联复叠并列 (CACB)	27	52.94%	64.7%
				语义关联复叠并列 (CACB)	6	11.76%	
交叉	交叉并列型 (A <sub>1</sub> A <sub>2</sub> B <sub>1</sub> B <sub>2</sub> )	33	55%	—	—		
双词	双词并列型 ([A <sub>1</sub> B <sub>1</sub> ][A <sub>2</sub> B <sub>2</sub> ])	6	10%	语音语义关联双词并列型 ([A <sub>1</sub> B <sub>1</sub> ][A <sub>2</sub> B <sub>2</sub> ])	2	3.92%	17.65%
				语义关联双词并列 ([A][B])	7	13.73%	
其他	—			双词复叠并列型 ([CA][CB])	7	13.73%	
	—			纯语音关联并列型 (ABCD)	2	3.92%	



综上，复叠并列型在汉语和泰语四音节并列式词语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有一些词语是可以用法模式进行类推构词的。相比之下，交叉并列型在汉语中更胜一筹，一般以语义的相同、相近、相反、相对或相关、相类构成，而泰语中复叠并列型远远超于其它结构类型并列式词语，而且，语音上有关联的占比远高于语义关联的复叠并列型。

此外，泰语并列式词语除了复叠并列的类型在语音上复叠之外，“纯语音关联并列型（*ABCD*）”和“语音语义关联双词并列型（*A<sub>1</sub>B<sub>2</sub>A<sub>1</sub>B<sub>2</sub>*）”构成成分的第二与第三音节具有叠韵，即元音或元音和韵尾相同，本文将它称为“有叠韵并列式词语”。这是泰语中特有的形式。因此，更能说明泰语四音节并列式词语相对汉语来说较注重声韵的和谐，而汉语则较注重语义的对称。

### 3. 从音节韵律看汉语和泰语多音节并列式词语的异同

从音节来看，汉语并列式词语都是双数音节。汉语研究材料中，我们只发现了双音节和四音节的并列式词语。泰语中除了双数的音节——双音节、四音节之外，还有三音节和五音节的单数音节并列式词语。

汉语中最基本的音步就是双音节。（冯胜利，1996）汉语里有如“高富帅、白富美、高大上”等三音节并列式词语，它们是汉语词汇中的“超音步”词，数量极少，且我们研究材料中未发现汉语三音节并列式词语。四音节是由两个双音节构成的，是“二二式”，其在汉语表达中是常见的格式，（沈家煊，2019）主要因为“等重的[1+1]容易形成一个方便好用的节奏紧凑的单位，因此均匀的[2+2]是均匀的[1+1]的放大版”。（沈家煊，2017）可见，汉语四音节并列式词语严格遵循汉语韵律所要求的音节数量。沈家煊（2019）说“汉语义对称为本，音节对称是汉语自身的一种语法形态”。

然而，我们发现泰语并列式词语中有三音节和五音节词，而它们都是双语素的并列式词语。主要原因是由于泰语受到外来词的影响，使泰语的音节与语素的关系有不对应的情况。（Phraya Oopakitsilapasarn, 1922）由此可以看出，泰语词在音节数量上是较自由的，但它们在词语内部的声韵上具有高度的和谐。

综上，汉语并列式词语构词较受音节韵律的约束，而泰语并列式词语的构词在音节上则较为自由，却较注重词内的声韵和谐，即泰语并列式词语的构成成分一般在语音上具有声韵和谐关系。

## 结论

从四音节并列式词语的结构类型来看，汉语四音节并列式词语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结构类型，1）复叠并列型（*CACB/ACBC*），如：“不知不觉、诚心诚意”；2）交叉并列型（*A<sub>1</sub>A<sub>2</sub>B<sub>1</sub>B<sub>2</sub>*），如：“大同小异、天长地久”；3）双词并列型（*[A<sub>1</sub>B<sub>1</sub>][A<sub>2</sub>B<sub>2</sub>]*），如：“发扬光大、独立自主”。其中“交叉并列式”比重最高；泰语四音节并列式词语主要包括以下六种结构类型：1）复叠并列型（*CACB*），如：“ถูกต้องใจ/*tʰu:k<sup>21</sup> ʔok<sup>21</sup> tʰu:k<sup>21</sup> ʔaj<sup>33</sup>*/（满意）”；2）语音关联复叠并列型（*CACB*），如：“กระตือรือร้น/*kra<sup>21</sup> .tuw<sup>33</sup> .ruw<sup>33</sup> .ron<sup>45</sup>*/（热情）”；3）双词并列型（*[A][B]*），如：“สักขีพยาน/*[sa:k<sup>21</sup> kʰi:<sup>14</sup>][pʰa<sup>45</sup> ja:n<sup>33</sup>]*/（证人）”；4）语音语义关联双词并列型（*[A<sub>1</sub>B<sub>1</sub>][A<sub>2</sub>B<sub>2</sub>]*），如：“อดอยากปากแห้ง/*ʔot<sup>21</sup> ja:k<sup>21</sup> pa:k<sup>21</sup> hɛ:n<sup>41</sup>*/（穷困）”；5）双词复叠并列型（*[CA][CB]*），如：“ชีวิตชีวา/*ʔi:<sup>33</sup> .wit<sup>45</sup> .ʔi:<sup>33</sup> .wa:<sup>33</sup>*/（活力）”；6）纯语音



关联并列型 (ABCD), 如: “สัพเพเหระ/sap<sup>21</sup> p<sup>h</sup>e:<sup>33</sup> he:<sup>14</sup> ra<sup>45</sup>/ (琐碎、不重要的事)”。其中“语音关联复叠并列型”比重最高。汉语中主要为“交叉并列型”, 而泰语中主要为“复叠并列型”, 尤其是“语音关联复叠并列型”。笔者认为, 形成此现象的因素不外乎泰语并列式词语注重声韵和谐, 而“均衡对称”的汉民族审美意趣在汉语四音节并列式词语构造中起到一定作用。

从音节数上看, 更能证实以上的论点。我们研究材料中, 汉语只发现双音步放大版的四音节并列式词语, 而泰语则有三音节、四音节和五音节的并列式词语。从音节数来看, 我们发现, 汉语并列式词语较受汉语“标准音步”双音节的限制, 而泰语并列式词语则主要侧重于构成成分内部的声韵和谐。此外, 一般汉语词语的语素与音节是对应的, 而泰语中不然。因此, 我们在泰语中发现有三音节、四音节和五音节对应两个语素的现象, 其主要是受外来词的影响。

## 参考文献

- 丁喜霞. 《中古常用并列双音词的成词和演变研究》[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6.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冯胜利. 论汉语的“韵律词”. [J]. 中国社会科学, 1996, (1).
- 吕叔湘. 汉英语法比较举例.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77, (2).
- 刘迎迎. 浅析并列式复合词的词义与语素义关系. [J]. 文学教育, 2014, (1).
- 刘国泰. 古汉语联合式双音词试析. [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5, (2).
- 刘叔新. 《汉语描写词汇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 刘瑞英. 汉泰构词法对比研究. [D]. 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6.
- 陈 宏. 现代汉语同义并列复合词词类、词序分析. [J]. 南开语言学报, 2008, (1).
- 陈爱文、于平. 并列式双音词的序. [J]. 中国语文, 1979, (2).
- 张国宪. 并列式合成词的语义构词原则与中国传统文化. [J]. 汉语学习, 1992, (5).
- 张 博. 先秦并列式连用词序的制约机制. [J]. 语言研究, 1996, (2).
- 张 博. 组合同化: 词义衍生的一种途径. [J]. 中国语文, 1999, (2).
- 张 谦. 现代汉语反义语素合成词研究. [D]. 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 邵敬敏主编. 《汉语水平考试词典》[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 肖晓晖. 对一类并列复合词的意义分析. [J]. 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03, (3).
- 沈家煊. 汉语“大语法”包含韵律. [J]. 世界汉语教学, 2017, (1).
- 沈家煊. 新说四字格. [J]. 世界汉语教学, 2019, (3).
- 周 荐. 复合词构成的语素选择. [J]. 中国语言学报, 1995, (7).
- 周 荐. 《词汇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赵小刚. 先秦汉语并列式结构音节排序的规律、声调搭配的趋势及音节声母的倾向. [J]. 语言研究, 2012, (4).
- 赵凤娇. 汉语二语学习者并列式复合词词义识解研究. [D]. 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7.
- 段洁琼. 含比喻义双音并列复合词之教学探究. [D]. 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1.
- 黄伯荣、廖序东. 《现代汉语(上册)》[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 符淮青. 词义和构成词的语素义的关系. [J]. 辞书研究, 1981, (1).



- 葛怡爽. 汉语并列复合词与英语成对词对比研究. [J]. 现代汉语 (语言应用研究), 2017. (1).
- 檀晶晶. 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现代汉语同义复合词研究. [D]. 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 戴庆厦 (2015) 汉藏语并列复合词韵律词序的类型学特征——兼论汉藏语语法类型学研究的一些认识问题. [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5, (3).
- Aunchaleenukul, S. *The words system of Thai Language*. [M]. Bangkok: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2003.
- Buachu, K. *Reconstructed Words: The Study from the Dictionary of Royal Institute of Thailand (1982 Edition)*. [D]. Pitsanulok: M.A.Dissertation, Naresuan University, 1992.
- Chanawong, P. *The Principles of Thai Language*. Nakhon. [M]. Ratchasrima: Textbook and Document Project of Rajabhat University of Nakhon Ratchasrima, 1995.
- Changkwan, W. *The Norm of Thai language Vol.2: Word, Word Reconstruction and Word Borrowing*. [M]. Bangkok: The Institute of Thai Language, The Committee of Elementary Educ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0.
- Dhanvarjor, R. *A Study of Lexical Reduplication in Thai*. [D]. Ph.D.Dissertation,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1991.
- Mahatthanasin, D. *Structure of the Thai Language*. [M]. Chiangmai: Suriwong Book Center, 1973.
- Panthumaytha, B.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ai Language*. [M]. Bangkok: Ramkamhaeng University, 1971.
- Phraya Anumarnratchathon. *Etymology part 2(1 st edition)*. [M]. Phranakhon: Rungruengtham Press, 1956.
- Phraya Ooppakitsilapasarn. *The Principles of Thai Language*. [M]. Bangkok : Thai Wattapanit Publications, 1922.
- Settawat, R. *Synonymous Compounds in the Thai language*. [D]. M.A.Dissertation,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1973.

	<b>Name and Surname (姓名):</b>
	Marisa Sae Cheng
	<b>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b>
	Doctor of literature
	<b>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b>
	Chinese Major, Department of Eastern Languages, Faculty of Humanities, Chiangmai University
	<b>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b>
	Chinese Philology
	<b>Address (地址):</b>
	Chiang Mai University Faculty of humanities Chinese Major, 239 Huay Kaew Road, Suthep, Muang, Chiang Mai, Thailand 50200